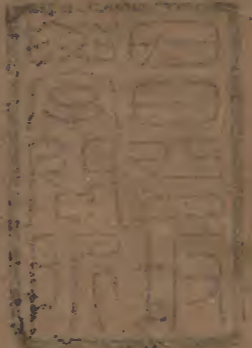


武經七書直解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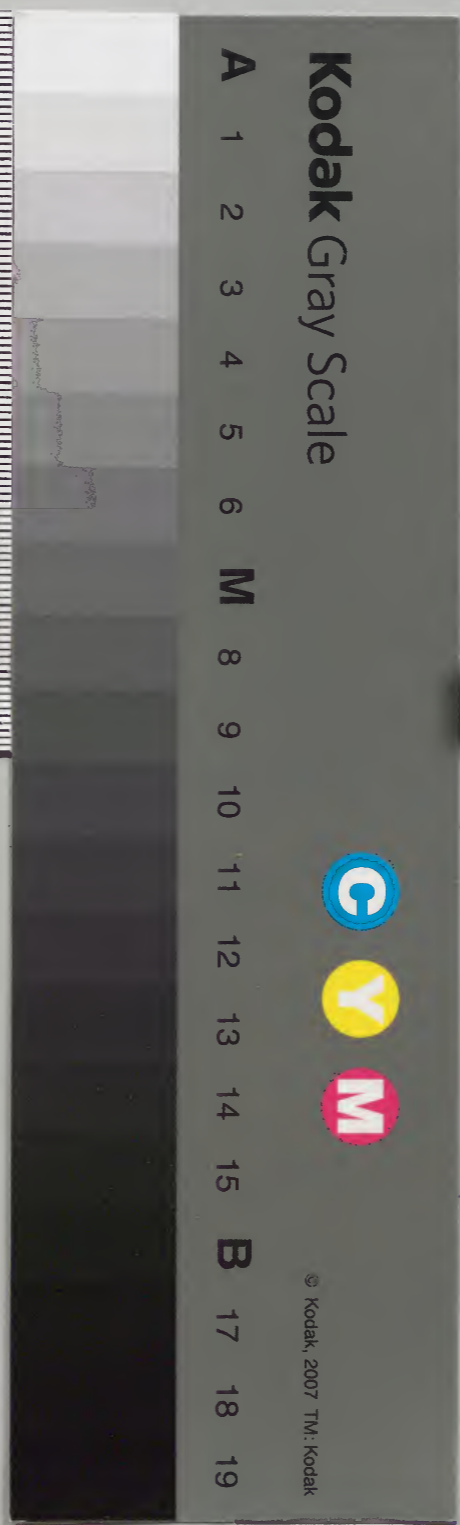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五	三	四
一	七	一	四
八	〇	一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	九	漢
九	九	書
一	八	冊
八	〇	架
冊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24
冊數	8	( 8 )
函號	299	216

兵家一勇  
共八本



孫武子直解卷之三

淺草文庫

太原劉寅輯著

江陵張居正增訂

錢塘翁鴻業重校

行軍第九

行軍者。師行之際。必擇其利便之處也。故篇中皆論處軍相敵之事。處軍。即所以行軍也。然不相敵之虛實動靜。非惟不可以取勝。又恐敵之反來乘我也。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

凡安處我軍之法有四。相度敵情之法。有三十二。下文自絕山依谷。至伏茲之所。皆處軍之法也。自敵近而靜。至必謹察之。皆相敵之法也。○一說。凡處舍其軍者。當相敵而爲之。不必分前後二段。

絕山依谷。

經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但不可當大谷之口而居也。絕。跨而過之也。地有水草曰谷。依之。可以養牧人馬。如馬援討武都羌。據

其便地。奪其水草。不與之戰。羌衆窮困悉降。此知依谷之利也。

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

相視其生地。而處其高陽。若敵先據隆高之處。結陣待戰者。則我反爲敵所制。故欲去之而勿登也。此三者。處山之軍法也。

絕水必遠水。

軍行過水。須防敵人遏我於半度之際。必令先過者。去水稍遠而陣。敵若來擊。則已陣者。可禦戰。未渡者。

得訖濟矣。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

敵若引兵過水。來與我戰。慎勿迎之於水內。迎之則不敢渡內。或作洧。水邊也。令其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接而擊之。必得其利矣。如漢王破曹咎於汜水。公孫瓚敗黃巾賊於東光。薛萬徹破竇建德於范陽。皆用此術也。如郭淮遠水為陣。昭烈知其計而不渡也。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

我欲與敵戰。無近水而迎敵。欲戰。是已得勝筭也。迎

之。恐敵不肯渡也。我若不欲戰。則當阻水拒之。使敵不能濟也。蓋縱敵過水。使成背水之勢。若晉將陽處父與楚軍夾泝水而軍。處父退舍。欲使楚人渡。楚人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不戰而歸。是皆知此術也。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

相視生地。而處其高陽。無迎水之下流。此五者。處水上之軍。泐也。生者。有進退周旋處也。地卑下。恐為敵決水以灌我。故不可居處之。迎水下流。敵人得以乘流而泊我。恐戰有不便。兼慮敵投毒於上流。故不可

迎之一說。逆流而營。軍家所忌也。如司馬子魚。卜戰不吉。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果勝。是軍必欲處其上流也。

絕斥澤。唯亟去。勿留。

勿一作無

過斥鹵。漸洳之地。唯亟去。慎勿留止。以其地氣濕潤。水草薄惡。人馬易病。不堪居處者也。或路之不得不由。宜速去而勿留止焉。斥鹵。鹹地也。東方謂斥。西方謂鹵。

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

軍也。

若偶與敵人交於斥澤之中。又不得不止者。必依水草以便樵汲。背倚樹木以爲險阻。此二者。處斥澤之軍法也。

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

平陸之地。處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使吾車騎便於馳突也。右背高阜。所以恃爲形勢也。一說。夫人利用。皆便於右。是以背之。又曰。用兵便高在右。回轉順也。使前軍在死地。後軍在生地。生死以地之高低言。蓋前

低後高。所以便乎奔擊也。一說岡阜曰生。戰地曰死。前戰地。用兵便。後岡阜。處軍穩。此乃處平陸之軍。訟也。

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凡此山水斥澤平陸。四軍之便利。黃帝所以取勝於四方諸侯之稱帝者也。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升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史記黃帝紀云。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北逐獯鬻。太公亦云。黃帝

七十戰而定天下。是所謂四方諸侯之稱帝者也。黃帝。卽軒轅。以其土德王天下。故曰黃帝。兵家之訟。所由始也。

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

凡軍好處高平。而惡居卑下。貴面陽方。而賤向陰地。蓋居高則便於覘望。利於馳逐。處下則難以爲固。易以生疾。處山之前。面向平野。則明而氣舒。故爲貴。處山之後。面向叢木。則晦而氣鬱。故爲賤。下文言山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不欲處山陵高陽之後者。

正以此也。若以東南爲陽，陽主生，所以貴也。西北爲陰，陰主殺，所以賤也。則失本文章旨。此以下統論處軍之法。

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養生，謂近水草林木，便於牧放樵採，可賴以養者。處實，謂居高陽而不處陰下，居平充實之地，不致虛陷也。處舍得利，所以軍無百疾，而可以必勝也。諸葛孔明伐魏，屯兵渭南，是知養生處實之道也。曹操伐吳，馬援征蠻，士衆疾疫，此失養生處實之道也。

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丘陵，岡阜也。以處山之軍言。隄防，壩岸也。以處水之軍言。處其陽者，處於丘陵隄防之前也。右背之者，致丘陵隄防於右背之後也。此又言丘陵隄防雖非至高處之而得陰陽向背之勢，亦用兵之利，得地之助也。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水沫，水泡沫也。言欲渡溪澗之時，忽見上流有雨水泡沫驟至，則暴雨將漲矣。故欲涉者，待其水勢安

定可也。張賁云。此節當在無附於水迎客之下。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

凡遇此六者。名爲六害之地。必亟速去之。若欲舍止。皆有奇禍。亦不可近之也。溪谷深峻。不可過者爲絕澗。外高中下。衆水所歸者爲天井。言其如坐澗井中也。山險環繞。易入而難出者爲天牢。言其如禁獄中也。林木縱橫。葭葦隱蔽。鋒鏑莫施者爲天羅。言其如羅網也。陂池泥濘。車騎滅沒者爲天陷。言其如墜陷也。

一也。道路狹迫。地多坑坎者爲天隙。言其如入鼠穴也。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一已上六害之地。吾若遠之於險外。敵必近之於險中。爲我所制。吾若向之險中。敵必背之險外。遠之向之。則吾進止自由。近之背之。則彼舉動有阻。進退自由。則有利。舉動有阻。則多凶。軍旁有險阻。潢井。林木。蒹葭。翳蒼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



軍旁有險阻。潢井之處。或生林木。或產蒹葭。翳蒼者。必謹覆之。索之。此乃伏兵與姦細潛隱之所也。險阻。屈曲狹隘。車騎不得成行列之處。潢井。坎水潭淖。車馬陷沒之所。蒹葭。水畔藜草。翳蒼。林木之蒙密也。覆。猶春秋左傳三覆七覆。謂設覆以備人也。一云。覆。伏兵也。索。乃搜索之索。謂防人之襲我也。伏兵。姦細。或掩我不虞。或察我動靜。故不可不謹也。此以上。皆論處軍之法。

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

敵與我近。而安靜不動者。倚恃其有險阻之固也。敵與我遠。數來挑戰者。必其彼中有伏兵。欲誘我進而擊之也。尉繚曰。分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謂敵既拒險。我無就與之戰。敵來挑戰。我無全氣擊之。卽此義也。此以下。皆論相敵之法。

其所居易者。利也。

立營布陣。依險爲常。反舍險而居易者。必其後有奇兵以利誘我也。如劉昭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與陸遜戰。遜知其有巧。不聽諸將擊之。先主

揣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於谷中出是也。此相其形也。

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

覘見近敵之衆。樹動搖者。是斬木除道而來也。或云。將爲軍器。若晉人伐木益兵。敵人左右前後多結草木障蔽者。設計疑我也。謂或欲退去。故爲障蔽以避我之追。或欲襲我。故爲叢聚以張彼之勢。此相草木也。

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

鳥本平飛。至彼忽然高起者。下有伏兵也。山林草木之中。野獸忽然驚駭而出者。敵必從彼隱覆而來襲我矣。此相禽獸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車馬行疾。又轍迹相次而進。故塵埃高起而銳直者。知其車來也。如楚潘黨望塵使騁。而告晉兵之來是也。

卑而廣者。徒來也。

徒步行遲。又行列踈遠。故塵埃低下而廣濶者。知其

徒來也。

散而條達者。樵採也。

樵採各隨所便。故塵埃散亂而踈亮。條達者。知其樵採芻薪也。

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經營軍壘者。必輕騎四面覘視。故塵埃微少。而一往一來。此相塵空也。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使者言辭卑下。若甚怯弱。覘其動靜。而增益守備者。

此必設計緩我之心。欲驕我而潛進矣。當防其掩襲也。如趙奢善食秦間而增壘。後卷甲而趨。田單使女子乘城納降。又遺燕將書。謂城降之日。願無虜妻妾。後以火牛出戰是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

使來言辭傲慢。特示我以強盛。而又驅兵連進不止。此必有他故。欲陰遁去。而懼見追。以詐脅我。令之不覺耳。此相使命也。昔秦晉相拒。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整。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

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夜遁。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陣也。車一作騎

凡欲布陣而來。必使輕車先自兩傍而出。所以護陣

也。○曹操曰。遊騎先出。陣兵欲戰也。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先無期約。而驟來請和者。必有奸謀也。為將者。當謹

其言語。閉其形勢。增其守禦。行其計謀。不可輕信而

自怠也。如漢王使酈食其。將重寶啗秦將賈孺。孺欲

和。漢王因其怠而擊之。晉將李矩拒劉暢。矩遣使奉

牛酒請降。潛其精兵。現其弱卒。劉暢大饗士卒皆醉。

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是也。

奔走而陳兵者。期也。

陣中有往來奔走而布兵者。是主將臨時有所戒救。

非欲出奇兵。必欲發伏。雖不可盡知其事。但見有此

狀。則當隨其處而加備之。彼必期約士卒欲戰也。或

日期者。旗也。立旗為表。與民期於下。故奔走以赴之。

周禮曰。車驟徒趨。至表乃止是也。賈林曰。尋常之期。

不合奔走。必有遠兵相應。有晷刻之期。必欲合勢同



來攻者也。

半進半退者。誘也。

使士卒半進半退。若亂之狀。是誘我也。

仗而立者。饑也。仗一作杖。

凡人饑則無力。乏食則困。故倚兵仗而立者。知其三軍之饑也。

汲而先飲者。渴也。

凡汲水先取而飲。知三軍之士皆渴也。如竇建德兵士列坐。又爭飲水。唐太宗曰。可擊矣。遂進兵破之也。

見利而不知進者。勞也。今本無知字。

士卒見利。而不知前進。覓取者。知三軍之眾。皆疲勞也。利如首功。旗鼓。馬乘之類。此相其卒也。

鳥集者。虛也。

鳥集營壘舍屋之上。知其空虛無人。乃留形而遁去。或潛兵他處。不可不察也。如楚伐鄭。鄭人將奔。謀曰。楚幟有鳥。楚兵去矣。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鳥。齊師遁矣。此皆見鳥集而知其虛也。

夜呼者。恐也。

士卒遇夜喧呼者將無膽勇而士卒恐懼也。若晉軍與楚戰而敗終夜有聲此相其營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軍士進退舉止輕佻率易或擾亂者將不持重也將能持重軍自不擾亂矣。如周亞夫軍中夜驚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俄頃而定張遼屯長社夜軍中忽亂遼中陳而立有頃即定此將能持重者也。

旌旗動者亂也。

旌旗動搖無定是軍之部伍紊亂也。如魯莊公敗齊

於長勺曹劌曰視其轍亂而旗靡請逐之是也。

吏怒者倦也。

將吏忿怒者知其人情疲倦不能應命可知也。人情疲倦吏不能使故多忿怒此相其政也。

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鉦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馬所以乘之而戰也。今殺而食其肉者知其軍中無糧也。鉦炊器也。懸鉦於外示不復炊而棄之也。軍不歸幕暴露於外不復返其舍此窮寇也。凡焚舟破釜欲決一戰者皆窮寇耳。○一本作粟馬肉食軍無懸

正統通解 卷之三  
一三  
銚不返其舍者。窮寇也。粟馬。謂以糧穀秣馬。肉食。謂殺牛馬饗士。軍無懸銚。悉破之。示不復炊。不返其舍。晝夜結部伍。是皆窮寇。必欲決一戰耳。此相儲畜也。諄諄翁翁。徐與人言者。失衆也。

諄諄者。懇至之貌。翁翁者。和合之貌。懇至和合。徐緩而與人言者。失衆心也。將失人心。衆不用命。故徐緩頻數。與士卒告語以收之也。一云。士卒相聚私語。非其長上也。

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

頻數而賞者。恐其勢力窮窘。人心離去。姑賞以安之。故知其窘也。頻數而罰者。謂人力困弊。不守軍令。故數罰以勵之。必知其困也。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

先暴刻御下。後畏其人。衆離叛者。威信不精之至也。一說。先輕敵而後畏其衆。是料敵不精之至也。此相將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以所親愛。來委質爲謝者。是勢力窮極。求欲休兵息

戰也。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公。必謹察之。

兵以忿怒而相迎。既久而不合戰。又不相解。必謹伺察之。恐有奇伏。欲俟我兵先動而投隙使者也。當勒兵堅陣。發而後應之。此相其敵情也。

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一本無貴字。多下有也字。上惟字作雖。

言兵之爲用。不貴增益士衆之多。若勢力既均。惟無剛武輕進者。而能持重詳審。併合軍力。料度敵情。自

可取勝於人耳。惟無深謀遠慮。而輕易敵人者。必見擒於人。○兵論曰。敵國雖小。不可以無人而侮之。以無人而侮人之國者。是易敵也。如韓信伐魏。必知其不將周叔。而將栢直。其伐趙也。亦幸夫李左車之計不行。而後喜。夫以區區趙魏。而有二子者。爲淮陰之所難。向使二子見用。則信之得志。未必然也。○一說言兵非以多爲有益也。雖則無剛武前進之士。足以併力。但善於料敵之形。亦可取勝於人矣。夫惟蕩然無慮。輕敵妄舉者。必見擒於人。而不可免耳。蓋承上



文而言善於相敵不在於兵多不能相敵雖兵多無益所以結上文相敵之意○一說言用兵之必必惟在集思廣益蓋一人之知識有限衆人之聞見無窮若能併力料敵則於上所言種種敵情罔不彼此相參洞如觀火故兵雖少自能以少擊衆而為取人之地惟無慮而輕敵必且獨智自賢又何能會合衆思廣收忠益集羣策以屈羣力哉故曰必擒於人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人而驟居將帥恩信未施卒未親附遽以刑罰齊之則人

心不服人心不服則難於使用故田穰苴曰臣素卑賤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是也此知令不素行而卒不服者也

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

恩信素洽士心親附法令不行則驕而不可使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故令之以文而親附之齊之以武而整肅之恩威相

兼是以必能取勝○一說必取言取必其可用也今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

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將令素行於下。以之教民。則民心自服。令素不行於下。以之教民。則民心不服。令素行者。非臨敵而後教之也。上以信使民。民以信事上。是上下相得也。不然。鞭朴屠戮之加。民何爲而樂受之耶。○此上四節。承上文言行軍之事。雖不過於處軍相敵二者。其實御之。又有其道。若恩未洽而遽施之以洽。不可也。恩已洽而洽不行。亦不可也。必以文令之於先。而以洽齊之於後。是謂攻則必取之道也。蓋處軍相敵。行軍之

末務。恩威必用者。行軍之大本。徒知其末。而不知其本。則雖有其具。而不可徒行也。孫子語上不遺下。語粗不遺精。類如此。所以爲兵之聖也。或曰。何至此。篇乃言之。蓋人心或離叛。或獷頑。或畏躡。皆在於軍出之時。見敵之初故也。

行軍篇終

地形第十  
 地形者。山川險易之形。安營布陣之所也。用兵  
 不知地形。雖有智勇之將。則戰守必於失利。猶  
 走騏驎於墻茨之上。鬪猛虎於淖泥之中。不惟  
 不能施其技勇。且必自斃而死也。故地形為兵  
 之助。計險阨遠近。為上將之道。學者不可不察  
 焉。

地形第十

地形者。山川險易之形。安營布陣之所也。用兵  
 不知地形。雖有智勇之將。則戰守必於失利。猶  
 走騏驎於墻茨之上。鬪猛虎於淖泥之中。不惟  
 不能施其技勇。且必自斃而死也。故地形為兵  
 之助。計險阨遠近。為上將之道。學者不可不察  
 焉。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  
 遠者。

通者。道路交達。彼此往來相通也。掛者。網羅之地。還返有所掛礙也。支者。各守險阻。互相支持也。隘者。兩山之間。川谷狹隘也。險者。淵壑坑坎。上下艱險也。遠者。彼此營壘。相去遙遠也。此六者。地之形勢也。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

我亦可以往。彼亦可以來。其地平易廣積。四無要害。無所不可者。曰通。若通形者。須先據高陽之處。勿使敵人先得。而我後至也。以上擊下。其勢順。故宜居高。

前低後高。則背不受敵。故宜居陽。四通之地。恐敵襲其後。故宜處利於糧道。此三者。通形之利也。會戰此地。宜爭據之。為敵所得。則不勝矣。所謂先處戰地。以待敵。致人而不致於人者也。

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可以前往。難以退。曰挂。挂形者。敵無備。固有利。前低。如物之牽掛。曰掛。掛形之地。敵人無備。固有可勝之理。而我又乘易往之勢。即使不勝。彼雖欲整兵。

來追。勢亦遲緩。而我已到營矣。故可出而全勝焉。設使敵人欺我難返。堅壁不戰。而以奇兵潛邀歸道。犄角我後。令我進退兩難。或不能勝。則難以返矣。非我之所利也。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忖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我出兵擊彼。不得其利。彼出兵擊我。亦不得其利。各守高隘。壘壁相望。其中或有可戰之地。又險阻傾側。不利分合。不便救應。彼此皆然。兩相支持而已。故名

曰支。支形之地。敵若佯以利誘我。我慎不可出也。但因其來誘。反示之以弱。當自引去。敵必冒險而自來。俟其半出之祭。行列未定而擊之。必獲利矣。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隘形之地。謂左右高山。中有平谷。我先居之。必盈滿山谷。以爲陣。使敵不得前進可也。若敵先居其地。盈滿隘口。而爲陣者。慎勿從之。若雖知守隘。兵不盈滿。我以兵入隘從之。分據其地。設奇擊之。亦可也。此則

在戰不在險。所謂兩鼠鬪於穴中。惟勇者勝是也。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  
去之。勿從也。

險形之地。謂溪澗坑坎。困車阻馬。不便馳突。險阻難  
行。我若先居之。必居隆高向陽之處。以待敵來就我。  
庶可以高擊下。以先擊後。以佚擊勞耳。若敵人先居  
之。則布陣已定。度便已審。戒勅以明。神閒氣舒。而力  
有餘。我在其後至。倉皇急遽。諸皆不及。豈可從之。而  
不引去耶。

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遠形之地。謂彼此相去遙遠。我與敵。強弱多寡之勢  
力又均。止可致彼來而擊之。不可前去挑人而求戰  
也。蓋戰地雖遠。而我之勢力過之。或彼將輕躁。易挑  
而致。有此二者。雖遠不爲病也。若勢均力敵。而又敵  
人持重。挑之不應。此猶可也。設或卽與我戰。則我勞  
彼佚。見敗必矣。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凡此六者。因地之形。而制勝轉敗之道。爲將帥之至

任不可不審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

走者。不量其力。以少擊衆也。弛者。將無法。制以馭其下也。陷者。兵弱而衆不齊也。崩者。偏裨忿怒而自戰。主將不能約束也。亂者。行陣失次。而自致其亂也。北者。精銳不選。而自取其敗也。兵有此六者之敗。咎在人。非天時地利之災。乃爲將者之過也。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將之智勇。兵之利鈍。地之險易。彼此勢均力敵。欲以一倍之少。擊人十倍之多。能無敗而走乎。是不量力而輕戰者也。故名曰走。走者。不待鬪而走也。一說。恐被其圍而走不出也。如蘇建趙信。并兵三千餘騎。追單于數萬之兵。與戰一日。漢卒盡亡。趙信降虜。蘇建脫走而歸是也。卒強吏弱曰弛。士卒強悍。將吏懦弱。不能制馭。是法令不從。刑威不服。見敵則亂。無用而廢壞者也。故名曰弛。弛者。如弓

之弛慢不能張也

吏強卒弱曰陷

將吏剛勇欲敵而士卒怯弱用之攻取力不能堪必

至於敗亡故名曰陷陷者陷歿而不能出也○一說

士卒皆羸鼓之不進吏強獨戰徒陷其身也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大吏偏裨副將也懟怨也自上墜下曰崩如山之崩

沒也大吏忿怒而不服主將之節制遇敵輒以怨懟

之心各自為戰此其人必賦性剛愎耻受人言或必

負挾怨望失志僥功或必交惡不和謀議矛盾其為

主將者最宜體察而鈐束之若不知其能否而聽其

自戰崩壞之道也○張預曰大凡百將一心三軍同

力則能勝敵今小將恚怒而不服於大將之令意欲

騁功逢敵便戰不量能否故必崩覆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大將怯弱而號令不嚴教閱之道不依古法吏與卒

皆無常守之職陳設兵之行列或縱或橫皆無節制

名之曰亂亂者自亂其軍而引人之勝也



武經直解 卷之三 三十三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大將不能料敵之強弱虛實。以已之寡少。合人之衆多。以已之怯弱。擊人之強盛。兵又無簡選精銳之士。使爲之先鋒。以倡勇陷敵。名之曰北。北者。謂不能面鬪。但背之而走也。凡戰必用精銳爲先鋒。一則壯吾志。一則挫敵威。如曹操以張遼爲先鋒。而敗鮮卑。謝玄以劉牢之領精銳。以拒苻堅是也。凡軍皆有選鋒。以驍勇冠軍者充之。齊謂之伎擊。魏謂之武卒。秦謂之銳士。漢謂之俠客奇才。吳謂之解煩。齊謂之訣命。

唐謂之跳蕩。宋謂之拐子馬。皆選鋒之名也。北者。謂人以面爲南。以背爲北。棄甲曳兵而走。不復面敵。故以兵敗爲北也。一音作背。亦通。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凡此六者。取敗之道也。爲將之至任。不可不審察也。如不料衆寡。不選強吏。不練士卒。不能禦將。不知陣法。軍無選鋒。即此六事是也。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夫兵之主。在於仁義節制。料筭敵情。因事制宜。體天

順人。若得地形。不過爲兵之稍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既能料敵之強弱虛實而制勝。又能度地之險阨遠近而用兵。本末皆得。此乃上將之道也。夫地形不難知。而難於用戰。如蹇叔料孟明之敗。必在於殺。韓信識左車之策。必守井陘。如是方爲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知敵之情與地之形。而用兵以戰者。必能取勝。不知敵之情與地之形。而用兵以戰者。必然取敗。此總結

上文兩節之意。言戰雖在計。不在地。地形者。不過爲兵之助耳。必能料筭敵人之情。而制爲勝之之法。兼之計地里險阨遠近之利害。以保其士衆。如此斯爲上將之道也。但區區於地形之是度。而料敵不中。制勝無方。則爲庸將而已矣。世之爲將。兼能此二者。以之用兵。則必勝矣。否則必敗也。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此承將之至任而言也。爲將者。受寄專闡。便宜在已。

故得戰陳之道必能取勝。人君有命不許之戰雖違君命必戰可也。不得戰陳之道不能取勝。人君有命必與之戰雖違君命無戰可也。前篇所謂君命有所不受黃石公所謂出軍行師將在自專是也。昔王彰討烏桓彰乘勝逐北又受命節度不得深進違令縱敵彰曰率師而行惟利所在何節度乎。從令輕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擊大破之。此不受君命而必戰也。如趙充國奉詔會擊罕羗充國但屯田以待其弊。此充國不從君命而

必不戰是也。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必見利於國家士民然後始進豈求名乎。見其蹙國殘民之害然後引退豈避罪乎。進退違命非爲已也。皆所以保民命而合主利。此忠義之臣最難多得者。故曰國家之寶也。合猶歸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吾士卒如初生之嬰兒故可與同赴深谿之中。嬰兒乳哺育養生死之命皆懸於父母。士卒饑飽勞佚

武經直解 卷之三 二十一  
勝負之機。皆係於大將。大將能視吾士卒。如無知之  
嬰兒。凡疾痛勞苦者。無不用心撫之也。疾痛勞苦者。  
既能撫之。况肯棄之於死地。而弗之恤乎。此所以可  
與之赴深谿。其士卒樂爲用命也。

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視吾士卒。如親愛之子。故可與之同死。於危難之際。  
上能視下如子。則下必能視上如父。豈有父在。難  
而子不致死者乎。此吳起吮瘡。而士卒奮。勾踐投醪。  
而兵衆喜。仁人之兵。上下一心。皆此道也。

變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  
用也。

一此亦承上節而言。撫士固貴於有恩。然御衆亦不可  
一廢法。故能愛士卒如子。而不能制之以威令。能厚士  
卒之生。而不能使之赴敵以進戰。視士卒擾亂不齊。  
而不能律之使治。譬如驕養之子。狎恩恃愛。犯法背  
一逆。必不可用也。必也恩威兩全。不苛亦不弛。斯得其  
道矣。○張預曰。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行。專用恩。則  
卒如驕子。而不能使。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卧龍

武經直解 卷之三 地形 二十八  
所以垂泣而行戮。楊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謂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專行罰，則士卒不親附而不可用。此勾踐所以投醪而飲士。楚子所以撫軍如挾纊。吳起所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固勞佚也。在師之初六日，師出以律，謂齊之以法也。九二日，師中承天寵，謂勸士以賞也。尉繚子曰：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故善將者，愛與畏而已矣。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

但知吾士卒之精銳勇敢，可用之而擊，而不知敵勢強而且實，有不可擊之形，此知己不知彼，而一勝一負者，故曰勝之半也。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

知敵勢之虛弱，有可擊之形，而不知吾士卒之頽弊怙懦，不可用之以擊，此知彼而不知己者，故亦曰勝之半也。○唐太宗曰：吾嘗臨陣，先料敵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蓋料心以審其治亂，察氣以見其

強弱則可戰與不可戰之形得矣。

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

知敵勢之虛弱可擊。知吾士卒之精銳可用之。以擊而不知地形之未便。不可以陳兵出奇。而與之戰。亦曰勝之半也。言知彼知己。又得地形之助。方可以全勝耳。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

故知兵之將。不妄動而動。則無迷誤之失。不輕舉而

舉。則無困弊之灾。此識彼我之虛實。知地形之便利而戰也。一說。未動未舉。勝負已定。故動則不迷。舉則不窮也。

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故曰。知彼之虛實。知我之強弱。戰則必勝。不至於危殆矣。知天時之順。知地利之便。戰勝之功。又可以全得也。○愚按此篇言地形。而中又以六敗言者。蓋恐後世泥勝負之理於地形。而不盡人事之當為也。故於地形。則曰兵之助。料敵制勝。則曰上將之道也。孫



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

諸侯自戰於境內之地者名之爲散地。散地者以其兵不出境。士卒有內顧之心而易散。蓋進無必死之志。退有歸投之處也。如鄭人軍於郊。恃近其城。莫有鬪志。爲楚所敗是也。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

公國越境入其地而不深者名之爲輕地。輕地者言士卒思還難進而輕於退也。○一說雖出境而未遠。人心猶在進退之間。故名爲輕忽之地。

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險固之處我得之亦便利。彼得之亦便利。皆可以少擊衆。以弱擊強。名之爲爭地。爭地者務在必爭也。如成臯之險。唐太宗以三千人守之。坐困建德十萬之衆是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

平易之地無有蔽隔。我亦可以往。彼亦可以來者名之爲交地。交地者地有數道往來通達而交錯者也。一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絕之。絕之致隙。又曰交通四



武經直解 卷之三 三十一  
遠不可遏絕

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

諸侯之地。三面連屬隣國。控帶數道。若先至其衝。據其形勢。而得天下之衆者。名之爲衢地。衢地者。四面通達。猶如衢路。故得之則安。失之則危也。○曹操曰。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先至。得其國助也。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

入敵人之境已深。背彼之城邑已多。名之爲重地。背與倍同。多道里也。重地者。士卒心專。無有歸志。重於

退還也。○一說。津梁皆爲所恃。要衝皆爲所據。還師返旆。不可得也。又曰。兵至此者。事勢重也。

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圯地。

山林險阻之地。沮澤卑下之處。凡有難行之道路。名之爲圯地。圯地者。毀壞而不可留止也。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

所由而入者。其形狹隘。前不可進也。所從而歸者。其路迂回。後不可返也。彼寡可擊吾之衆者。名之曰圍

正統正解 卷之三  
地圍地者。前狹後險。山川圍繞。進退艱難。如被圍者。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

山川險遠。敵守甚堅。野無可掠。前險已失。退守無由。進退不能。糧絕於中。敵臨於外。疾戰則可以生存。不疾戰則必至於危亡者。名之曰死地。死地者。謂陷於死絕之境。當併氣一力而幸其生也。

是故散地則無戰。

是故近郊之地。士卒懷土。其心易散。則無令與戰。若

敵人深入。專志輕鬪。決無求生之心。亦無退走之理。所利在於速戰。所畏在於無食。吾當集人積穀。保城守險。使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出兵擊之。可以取勝。不然。徒以我懷生之卒。當彼必死之鋒。豈有幸勝之理乎。黥布反。擊楚楚。發兵與戰。徐潼間。分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謂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恣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二軍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而二軍敗走。此戰於散地而敗。是

也。

輕地則無止。

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務在必入。以期過險。無得留止。貪掠小利。當選其精騎。密其所伏。敵人若來。則出奇擊之。未至則速去之。否則恐有逃亡易敗之患矣。

爭地則無攻。

險固要害。必爭之地。無得攻城延緩。當後發先至而據之。如趙奢速發萬人據北山。秦師後至。爭山不得。

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此秦人攻爭地而敗是也。昔漢景帝時。吳楚反。或說吳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阻。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勿攻。直棄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之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不聽。果敗。此不知爭地而務攻之失也。

交地則無絕。

往來交通之地。不可阻絕其路。當設奇伏。示以不能。

誘之半至。襲而擊之可也。或曰使部伍聯屬不可斷絕。恐敵人乘我也。王皙曰。利糧道也。交相往來之地。亦謂之通地。居高隈以待敵。宜無絕糧道。

衢地則合交。

四通之地。當先遣使以厚賂。約和旁國。然後簡兵練卒。阻便利而處。則我有外助。彼失其援。左右犄角。必然取勝。○按當時諸侯。貪土地者多。識時勢者少。明義理者絕無。每每於其所相連屬之國。不自結以爲唇齒之固。輒聽遠邦遊說之計。約其共滅而分其地。

故衢地合交之語。乃春秋戰國之常法也。孫子言之。何足怪乎。

重地則掠。

深居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公國既遠。多背城邑。糧道必截。當掠取繼食。深壘固軍。示敵持久。審察虛實。出奇取勝。如賀若敦渡江取陳湘州。陳將侯鎮討之。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若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敵知其糧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以米。因召側近鄉人。佯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遂即



武經直解 卷之三  
三十三  
麾去。鎮聞之以爲實然。乃據守要害。欲曠日老之。相持歲餘。鎮不能制。此若敦之善掠重地是也。

圯地則行。

圯壤之地。艱阻難處。宜速行而去。若卒遇敵人。便當據險守要。簡選精兵。或分而左。或分而右。掩其空虛。乘其不備。乃能勝之。

圍地則謀。

前有強敵。後有險阻。欲進不能。欲退不敢。是爲圍地。難於力勝。易以謀取。故塞其闕。示無所往。佯爲寡弱。

之形。敵備我必輕。同心齊力。奮勇而前。分兵據險。鼓譟而出。乃能取勝。一旦無故。忽開一面。或忽急攻一處。或忽退圍數里。或故徹備。示我以懈怠。此必有伏。亦當謀也。如田單圍於即墨。使女子乘城約降。又收民金千鎰。令富豪遺燕將書曰。城卽降。願無虜妻妾。燕人益懈。乃出兵擊。大破之。此田單圍地之謀是也。死地則戰。

陷之死地。當深溝高壘。安靜勿動。號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饗吾軍士。然後塞井夷竈。并氣一力。以

殊死戰。此所謂失道而求生者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

古之所謂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一本無所謂二字。一本所謂二字。在古之上。

古之所謂善能用兵者。能知九地之變。多設奇詐。衝敵人之中。使前軍與後軍不得相及。分敵人之勢。使眾與寡不得相恃。言其陣亂也。出其不意。掩其無備。使貴將與賤卒不得相救援。上與下不得相收斂。倉

皇散亂。不知所禦。將吏士卒不能相赴。言其隊亂也。卒已散而不能復集。言其潰散也。兵雖合而不能復齊。言其參差也。如楚薄晉兵。車馳卒奔。荀林父無備。不知所措。中軍下軍爭舟濟河。上軍固守不能相救。士卒散亂。終夜有聲是也。○杜牧曰。多設變詐。以亂敵人。或衝前掩後。或驚東擊西。或立偽形。或張奇勢。我則無形。以合戰。彼則必備。而眾分。使其怖懾離散。上下驚撓。不能和合。不得聚集。此善用兵者也。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敵雖驚撓亦必量度形勢觀其合於利則動以應敵不合於利則止而不從言我之節制有定而分合動止得以自由也。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孫子設爲或者之問敵人甚衆其勢又整將來薄我欲守則無備欲戰則畏其鋒以何法待之曰我先奪其所愛則敵之進退勝敗皆聽於我矣。謂或積聚所居或救援所恃或心腹巢穴所本者皆是所愛也。敵來攻我而所愛之地必虛我不必過其來攻之兵而

先往奪其所愛之處所愛者輕彼必分兵以守所愛者重則大軍不敢動矣。一說所愛謂或據我便地或清我饒野或利我將道我能堅壁清野據險守要則彼之進退唯我是聽皆受制於我也。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舊本速下再有一速字謂兵之情惟主於神速若速則乘人之倉卒使不及爲備行敵人所不虞之路攻敵人所不備之處則敵驚擾散亂而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也。如狄青守崑崙關至賓川值上元節令

大張燈燭。首夜燕飲將佐。次夜燕飲從軍。三夜饗軍。校首夜飲徹曉。次夜二更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孫元規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又數使人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二鼓青已奪崑崙矣。此狄青用兵之神速是也。

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凡我師出。為客之道。深入重地。則心志專一。主人自在散地。故不能勝也。如李左車所謂韓信張耳。忝國遠鬪。其鋒不可當是也。此下皆言深入為客之道。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

掠於富饒之野。使三軍糧食豐足。堅壁自守。勤撫士卒。勿使勞苦。氣盛力全。然後運用吾兵。為不可測度之計謀。一舉而克之。如王剪伐荊。堅壁休士。軍中投石超距。而後用之是也。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投之危地。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力戰至死而不敗。北也。





死焉不得士人盡力。

既殊死戰焉有不得勝之理。同在患難。安得不共竭其力歟。一說既不畏死。又焉不得士人之盡力乎。其義亦通。但前說作二句讀。後說作一句讀。後說理勝。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鬪。凡三軍之衆。戰士之情。陷在危亡勢險之地。人持必死之心。則不畏懼矣。有可走之路。乃懷逃生之計。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人心自然堅固矣。離叛生於內。顧深入重地。則人心拘於一。而不離散矣。餒怯生於

猶豫。惟勢處於不得已。則人皆悉力而死鬪矣。常情如此。故爲客所以宜於深入也。張預云。走無所適。則如拘繫也。亦通。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言深入重地。其機使之自戰。故其兵不待修整。而自然戒懼。不待責罰。而自得一心。不待約束。而自然相親。不待號令。而自然聽信。皆所以陷於患難。故上下同心也。張禁祥太疑。至無所之。

正統正解 卷之三  
窮困之際。扇惑妖言。人心易於驚恐。故禁止妖祥之事。而不作絕。太疑惑之言。而不譚。則士卒雖至死。必無他慮也。如李孝恭饗士。杯中酒化為血。坐皆失色。孝恭解曰。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也。盡飲之。衆心為安。此孝恭善塞妖祥之疑也。魏太武討赫連昌。風雨從敵後來。揚沙昏暝。軍吏以為天不助人。崔浩叱曰。風道在人。何常之有。卒取其國。此崔浩之禁祥太疑也。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使吾士卒無餘財。非憎惡其貨也。謂焚燒棄擲彼無顧戀之心。使吾士卒無餘命。非憎惡其壽也。謂割捨委致。無苟生之慮。皆不得已也。如度尚討卜陽。賊逃入山。漢軍多獲珍寶。莫有鬪志。尚令軍中出獵。密使人焚其營。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慰之曰。卜陽財寶足富數世。諸君但不併力耳。今所亡者少。後所獲者多。何足介意。衆皆憤踊赴賊。遂平之。王鎮惡率水軍伐秦。至於渭橋。令將士食畢。持甲冑器械登岸。既登放舟。乃諭之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太家萬里。舟楫

衣糧皆已隨流。進戰不勝。則骸骨難返矣。眾皆騰踊爭進。遂大破秦兵是也。

今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頤。投之無所

往。則諸劇之勇也。一本無則字

將戰之日。必先發令。士聞約束。棄財與命。欲殊死鬪。

坐者垂涕沾襟。偃卧者流涕交頤。頤。領也。相期必死

故皆悲感。投之死地而無所往。故所向皆有專諸曹

劇之勇。專諸。吳人。伍子胥進於吳公子光。置匕首於

魚炙之腹。以刺吳王僚者。劇當作沫。曹沫。以勇力事

魯莊公。執匕首以劫齊桓公於壇上。而歸魯侵地者。

若曹劇。乃智士。非勇士也。以二人皆敢死之士。故引

而贊之。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

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之勢。率。速也。言遇擊則速

然相應也。昔諸葛亮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為文。縱

橫皆八。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即九軍陣法也。

故率然者。如常山之蛇。擊其尾。則首應。擊其首。則尾

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所謂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  
衝其中。首尾俱救是也。當山勢峻峭。或軍列過密。  
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  
同舟濟水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此言戰者。當如率然。  
孫子又設爲或人之間。吾士卒可使如率然之勢乎。  
答曰。可。夫吳人與越人。世爲讐國。相憎惡者也。當其  
同舟濟水而遇風。患難相救。如左右兩手。况非仇讐  
之人。同陷死地。豈不猶率然之勢。首尾相應乎。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未一作不

言欲士卒之率然相應。雖拴縛其馬。埋伏其輪。以爲  
堅陣。苟不同心。亦分爾我。不足倚恃。得使士卒一心  
併力而取勝。必投之無所往。然後如率然之相應也。  
或曰。方。放字之誤。上文歷言置兵於死地。使人心專  
固然。未足爲善也。故曰。放忒其馬。埋輪於地。轅不得  
馬而駕。車不得輪而馳。軍士尚且奔北。散亂而不一。  
此放馬埋輪之所以不足恃。以爲不散之術也。所可  
恃者。不如權巧。使人相救。如左右手。則勝矣。  
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皆一作相

力之齊。氣之勇。萬人如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在軍政之嚴明。而得其道也。○張預曰。既置之危地。又使之相救。則三軍之衆。齊力同勇。如一夫。是軍政得其道也。若人之剛柔。皆得其用者。地勢使之然也。謂陷之死地。故剛柔皆得其用。剛柔猶強弱也。曹公曰。強弱一勢是也。下文能愚士卒之耳目。兩節。正是言政之道。上文兵士甚陷。則不懼一節。正是言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故善用兵者。使三軍之衆。如提携一人之手也。言三軍戮力死鬪。無有進退勇怯之不齊。乃陷之死地。勢不得不自爲戰也。此結上文之意。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將軍之謀事。在安靜而幽深。使人不能測。將軍之御下。公正而整治。使人不敢犯。則內有養而外有制矣。靜者。鎮重凝定而不躁擾。幽者。沉潛深默而不可測。度。正者。嚴厲方持。人不敢犯。治者。周悉縝密。事無遺漏。備此四德。方可以爲大將。下文所云。乃靜幽正治。

者之能事也。○杜牧曰：清淨簡易，幽深難測，平正無偏，故能致治。○王皙曰：靜則不撓，幽則不測，正則不媮，治則不亂。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能愚其士卒之耳目，使之無所知識，惟從吾所麾所指，卽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如韓信背水以破陳餘，李愬冒雪以擒吳元濟，李矩禱祠以勝劉暢，是皆駕空虛不實之言，以愚其耳。張狙詐不實之形，以愚其目，顛倒士卒之心，使其無有知識，無生疑惑，蚩蚩然易得以服御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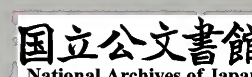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改易其所爲之事，更變其所發之謀，一事一法，一謀一局，使人無識我造意之端。○一說：取事已定者，忽更改之，不用謀已定者，忽革去之，不行。如耿弇發令治攻具，約五日攻西安，至期夜半，勒諸軍取臨淄，遂拔其城，如韓信使萬人背水爲陣，而趙軍皆笑是也。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一改易其所居之地，或去險而就易，或去安而徙危，迂

武經直解 卷之三  
回其所繇之路。或捨近而趨遠。或捨平而取隘。使人  
不曉吾所慮之謀。如裴行儉令軍下營。訖忽使移就  
崇岡。比夜風雨暴至。前營處深丈餘。衆莫不駭  
嘆。鄧艾走陰平。而衆心不譏。豈能曉吾之慮哉。○  
王皙曰。處易者。將致敵以求悉也。迂途者。示遠而密  
襲也。○賈林曰。居我要害。能使自移。途近於我。能使  
迂之。其所以爲之。其所以爲之。其所以爲之。其所以爲之。  
帥與之期。若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  
發其機。若一作如

帥與士卒會期戰所。初不與之言。既至。乃以必死示  
之。使之自戰。若登數仞之高。而下去其梯。可進而不  
可退。帥與士卒。不先泄其謀。必深入諸侯之地。而後  
發其機權。使可往而不可返。人人盡力。則必能勝。如  
項羽沉船破甑。孫臏斫樹伏兵是也。  
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譬如牧者之驅群羊。驅之而往。驅之而來。而羊不知  
其所之也。三軍之衆。將鼓之進。則進。揮之退。則退。皆  
不知我攻取制勝之端也。



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

三軍之師亦衆矣。誰肯自就於險。苟非以恣投之。安望其成。率然之勢。聯同舟之誼哉。言必盡將軍之事。而後能成將軍之功。非但以愚士卒耳目為將事也。古之善用兵者。莫如孫武。乃於將事。特倦倦致意焉。將事顧不重歟。○張預曰。太梯發機。置兵於危險。以取勝者。此將軍之所務也。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遇九地而處之。有權變之法。不可拘泥。可屈則屈。可

伸則伸。當審其所利。人情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鬪。同難則相救。無有知識。思慮。則易使。此皆人情之常理。不可不審察也。

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

凡行軍為客之道。入深。則士卒心志專一。入淺。則士卒心志漫散。道一解作地。此以下。以九地之變。申言為客之道。

太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

太巴之國。過人之境。而用師者。危絕之地也。一云地。



勢隔絕。不與本國相通。或曰。吾國越吾境。初入敵  
人之地。所過關梁津要。使吾踵軍在後。告畢書絕者。  
所以禁人內顧之情。而止其還遁之心也。司馬泐曰。  
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尉繚子曰。遇有還者。誅之。此  
絕地之謂。故不在九地之列。未知是否。

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  
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通一作達

四面通達於旁國者。衢地也。入人之地。深者。重地也。  
入人之地。淺者。輕地也。前狹後險。受制於人者。圍地

也。左右前後皆無所往者。死地也。此專言為客之道。  
故於九地中。拈出衢重輕圍死五者。明之。杜牧張預  
謂九地而止。言五事。舉其大畧者。非也。

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志一作心

守則志一。戰則易散。是故散地。吾當集人聚穀。一志  
堅守。依險設伏。攻其不意也。如兵出。即閉其城門。以  
示不納。所過橋梁棧道。舟楫輒燒之。以示不渡。下營  
布陣。背水而居。以示不退。是皆古良將之處。軍散地。  
而一其志也。吾將者。謀也。預也。凡讀兵法。須要設身

武經正解 卷之三  
以處。如所云一志及下文使屬趨後謹守固結進途。塞關等事。俱非臨時可辦。必先有一段詳審縝密思致。所謂好謀而成也。此下又以九地通論主客之道。輕地。吾將使之屬。

入人之地不深。士心不一。吾當使行則隊伍相連。止則營壘相接。一以防其逃遁。一以備其不虞。蓋公國未遠。人心浮動。密之則固。疎之則懼。譬如三人防虎。惟結伴而行。則膽自壯。亦此理也。爭地。吾將趨其後。

險阻必爭之地。吾當疾趨其後。使首尾俱至。或曰。雖一前所謂後人發。先人至之意。又一說。敵向爭利。其後一必虛。我趨其後。使不得不捨彼而救此。則所爭者。爲我得矣。

交地。吾將謹其守。往來交通之地。不可阻絕其路者。吾當嚴壁謹守。以待其來。則設伏而擊之。衢地。吾將固其結。

地連旁國諸侯。吾將先以重幣交結之。或盟誓以要

之使之牢固則必爲我助矣。  
重地吾將繼其食。

深入重地吾將急掠於饒野以繼其食使不乏也。

圯地吾將進其途。

圯壞難行之地吾將速進其途而無遲留也。

圍地吾將塞其闕。

旣在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我當自塞之以一士心如爾朱兆等以二十萬衆圍高歡於高陵山時高歡有馬二千步不滿三萬兆等設圍不合高歡連擊牛

驢以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是也。

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旣在死地吾將慷慨以勵其志忠義以感其心示士卒以必死令其自奮以求生也。

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鬪過則從。

故兵之情狀在於圍地志欲脫死則人人有禦敵持勝之心勢不得已則人人有奮力戰鬪之志深陷危難之地欲走無路則人人從吾之計或曰敵兵過我

則自後從之如從奔無息是也。又曰：舉事過往，見有勝筭，人始順從。昔杜重威懼契丹，退保泰州，胡騎踵至，四合如山，諸軍力戰，人馬饑疲，契丹圍之數重。又奇兵出寨後，斷其糧援，符顏卿曰：與其束手就擒，不若以身殉國。於是與諸將引兵西門擊之，擁兵萬餘，呼聲動天，契丹大敗而走，逐北二十餘里，虜棄鎧仗蔽野。此杜重威因處圍困不得已而禦鬪是也。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道者，不能得地利。

解見軍爭篇。此言知是三者，然後能審九地之利，故再陳於此也。○鄭友賢曰：此三法者，皆行師爭利，出沒往來，遲速先後之術也。蓋軍爭之法，專言變迂爲直，後發先至之爲急也。九地之變，蓋言深入利害之爲大也。非此三法，安能舉哉。故爭迂直之變，超險阻之地，踐敵人之境，求不識之路，不用鄉人之習熟者，爲之前導，則動而必迷，舉而必窮，欲爭迂直之勝，圖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乎。軍爭九地重言之，其有旨哉。

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

四五為九言九地之利害。間或有一事不知。非霸王之兵也。或曰上四五事也。霸王長也。言為天下諸侯之

長也。王往也。言為天下之所歸往也。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眾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

夫霸王之兵。勢力盛強。征伐大國。以計分其兵。則所伐雖眾。亦不得會聚。或曰。侵伐大國。若大國一敗。則小國離而不聚矣。小國既離。則敵國之權力分而弱

矣。如楚伐庸而群蠻皆散。周伐商而前徒倒戈是也。

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相合。猶言以威破其黨也。如

鄭人畏晉威而叛楚。大邦畏其力而歸周是也。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

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能自立而不依附於人。是不爭天下之交也。敵之勢

而為我所奪。是不養天下之權也。信。伸也。信己之私

者。即自用一己之權。不恃他人之助也。言霸王但以

奸雄劫制諸侯。獨出獨入。擅征擅伐而已。故無不拔

正統正解 卷之三  
五十二  
之城以攻則剋也。無不墜之國以戰則勝也。如始皇國富兵強六國爭割地以賂秦。為秦所制。次第滅亡。諸侯不敢相救是也。○張預曰。不爭交援。則勢孤而助寡。不養權力。則人離而國弱。伸一己之私忿。暴兵威於敵國。則終取敗亡也。其說亦通。如吳王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構怨於魯。爭長於晉。勾踐伐之。乞師齊楚。不肯援應。民疲兵鈍。為越所滅是也。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施無法之賞者。謂不拘以常法。卽所謂法外之賞也。懸無政之令者。謂不執以常政。卽所謂政外之令也。司馬法曰。見敵作誓。是此意也。蓋軍中賞罰號令。自有常典。乃教士於平時者也。又有不可以豫告者。必至臨敵危急之際。方驟發之。則人不得擬議退避。而皆聽從於我矣。○鄭友賢曰。常法之賞。不足以愚眾。常政之令。不足以惑人。賞有時而不拘。令有時而不執。此將軍之權也。蓋進有重賞。有功必賞者。賞法之常也。吳子嘗敵北者有賞。馬隆募士。未戰先賞。此無法之賞也。先庚後甲。三令五申。政令之常也。或曰。若

驅群羊。莫知所之。李愬襲元濟。兵出。衆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村。諸將請所止。曰。入蔡州。此無政之令也。

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猶言驅三軍之衆。以犯難也。犯三軍之衆。如使一人者。是信賞必罰。用衆如寡也。犯。一作使字解。一作用足解。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干犯以鬪戰之事。勿告以始謀之言。人知謀則疑矣。

情洩則謀乖矣。

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干犯以利之所當取。勿告以利中有所害。人情見利則進。知害則避也。如侯景叛高澄。歸梁。澄使慕容紹宗討之。紹宗以梁軍剽悍。我衆必不能支。將戰。紹宗謂副將曰。我當佯退。誘梁軍使前。汝一擊其背。侯景戒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實敗走。梁人不聽。景言乘勝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爲信。掩擊。遂大敗之。此紹宗能犯利而勿告害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投士卒於亡地。然後人自爲戰而獲存。陷士卒於死地。然後人自奮勇而得生。若置之於安帖之地。則士卒有懷生之心。將軍無必死之氣。其戰反敗。安能爲措勝之權哉。如項羽沉船破甑。示以必死。士無不一當百。遂虜秦將。韓信使萬人背水陣。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皆殊死戰。遂破趙軍。皆用此術。

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

夫三軍之衆。陷於患害之地。則士卒用命。然後能爲我之勝。而制敵之敗也。○梅堯臣曰。未陷危難。則士卒心不專。旣陷危難。然後勝敗在人爲之爾。如尉遲迥作亂。隋使韋孝寬討之。迥子惇帥衆軍於沁東。布陣二十餘里。麾兵少却。欲待孝寬半渡而擊。孝寬因其却。遽鳴鼓齊進。軍旣渡。卽命焚橋。以絕士卒無返顧之心。惇兵大敗。此孝寬致人於害。而能爲致勝以敗敵也。

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

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人之意。敵欲進。則誘之以羸。



師令進也可敵欲退則緩之以撤防令退也可強以  
陵我我且示怯以驕之若楚師七遇七北也可晉人  
三舍退避也可如知敵意而逆遏之彼必轉生他計  
更不可測但佯爲不知從順詳察其意使彼并在一  
向無他計謀則我得以反誤之也昔東胡求千里馬  
於冒頓冒頓與之又求閼氏冒頓亦與之東胡旣驕  
不爲之備遂滅其國一本詳作佯如韓信佯棄鼓旗  
而走使趙逐之是也

并力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

力舊本作敵

上文順敵之意未見敵之隙也若已見其隙有可攻  
之勢則并力於敵專一以向之雖千里之遠亦可覆  
其軍而殺其將始也順之終也殺之此所謂以巧而  
能成其剋捷之事者也如韓信擊魏魏王盛兵蒲坂  
塞臨晉信益爲疑兵陳船示欲渡臨晉而以伏兵從  
夏陽以水鬣渡軍襲安邑此韓信能窺順敵意而用  
巧成事也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拆符無通其使  
國家軍政初舉動之日夷塞關梁毀拆符信無通使

命恐有智能之士。如張孟談。婁敬之類。見微知著。泄  
 我事機。測我虛實也。亦有通其使而反為我利者。如  
 秦間使入趙。而趙奢善食遣之是也。蓋兵法有常有  
 變。不可執一耳。○杜牧曰。其所不通。豈敵人之使乎。  
 若敵人之使不受。則何必夷關拆符。然後為不通乎。  
 夷關拆符者。不令國人出入。蓋恐敵人有間使潛來。  
 或藏形隱跡。由危歷險。或竊符盜信。假括姓名。而來  
 一窺我也。夷。滅也。塞也。關。津梁也。拆。斷也。符。信節也。  
 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

君臣嚴厲於廊廟之上。以責成其事。欲謀不外泄也。  
 敵人開闔。必亟入之。

敵人或開或闔。出入無常。進退未決。宜速入之。○張  
 預曰。開闔。謂間使也。敵有間來。當急受之。或又曰。開  
 闔。猶言動靜。乃敵之隙也。亟。速也。陰伺敵人動靜之  
 隙。而遂速乘之。不失其機會也。

先其所愛。微與之期。  
 微者。潛也。言以敵人所愛便利之處。為期。將欲謀奪  
 之。故潛往赴期。不令敵人知也。敵人所愛者。或糧食。

或便地皆是也。一說微與之期。謂微露其意。與之相期。以誘其來。蓋敵或不至。則雖有其利。亦將何用。故使敵趨之。我乃後發。先至。所以使敵先趨者。恐我至而彼不來也。一說微無也。先奪敵人之所顧愛倚恃。無與之相期也。一說微弱也。謂先於敵人所愛必爭之處。設伏機巧。却以正兵示微弱。與之會戰而誘之也。一說微密也。謂先於敵人所愛幸之臣。密令人與之期約。有求和委謝賄賂之意也。數說俱通。故併存之。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墨。繩墨。大匠製器。而用以為準程者也。言行兵之道。雖常由於規矩。尤必隨敵無常之形勢而變化之。乃可以決勝之事也。○陳皞曰。兵雖要在迅速。以決戰事。然自始及末。須守法制。縱獲勝捷。亦不可爭競擾亂也。○賈林曰。踐。除也。墨。繩墨也。隨敵計以決戰事。惟勝是利。不可守以繩墨而為。

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是故始如處女。在閨門之中。遷延畏縮。以示其弱。使

敵人驕易。開啓可攻之門戶。後如脫網之兔。超軼湧奔。以速其勢。使敵人倉卒不及設備拒我。如田單守卽墨。後乘火牛之勢。敗騎劫。復齊七十餘城是也。

九地篇終

火攻第十二

火攻者。用火攻敵也。傷人害物。靡有子遺。酷烈其慘毒。莫此爲甚。夫兵乃國家不得已而用者。火攻則又其不得已者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故孫子於前篇。雖深入死地。而其機變活轉。絕無危詞。獨於火攻篇。深以爲用兵者戒。如醫藥之用毒。切切爲治病者叮嚀。豈非惡其慘。畏其危。而言之慎歟。第以爲戰中一事。不得不爲用兵者道耳。此孫子所以後述之。其不可以爲

常泐也明矣。張預曰：以火攻敵，當使姦細潛行地里之遠近，途徑之險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次九地。曹操曰：以火攻人，當擇時日也。王皙曰：助兵取勝，戒虛發也。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四曰火庫，五曰火庫。凡火攻之泐，有五事：一曰用火焚燒其廬舍營柵，以傷其人也。如陸遜勅兵士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蜀軍四十餘營，斬張南馮習等，而昭烈遁走。黃蓋以舟載燥荻枯柴，焚燒魏軍，而曹操敗北是也。

二曰火積。

二曰用火焚燒其蓄積，使芻糧不足也。如漢使劉賈將兵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帝從高頻之策，遣人因風縱火，燒陳儲峙，陳人益弊是也。

三曰火輜。

三曰用火焚燒其輜重也。輜重者，隨軍衣糧器仗，大車所載者也。如曹操從許攸之計，焚袁紹輜重萬餘輛是也。杜牧曰：器械財貨及軍士衣裝，在車中道路

正經正解 卷之三  
六十一  
日輜。在城舍所藏曰庫。二者皆同。

四曰火庫。

四曰用火焚燒其府庫也。府庫所以藏貨財珍寶。及軍裝軍器。亦皆有庫收之。焚之者。使殫財乏用。國家貧窘。兵無供給也。如李師道等。畏討罪。陰使人燒唐軍器府是也。

五曰火隊。

五曰臨戰之時。用火砲火車火牛火燕之類。焚燒其隊伍。使亂而因以擊之也。張預曰。焚其隊伍。使兵無

戰具。然上文既曰火輜。則器械亦在其中矣。若曰隊伍。人各執在手。豈得焚之。昔田單以火牛攻騎劫。江適以火鷄攻羗衆。段韶以火弩攻桓谷。皇甫嵩縱火破黃巾。是皆亂其隊伍而擊勝也。

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

行火必有所因。謂因天時燥旱。風勢順便。營舍茅竹。積芻聚糧。逼近草莽。或軸轡相接。或奸人內應。皆可焚之也。烟火必當素具。謂蒿艾荻葦。薪芻膏油。火槍。火箭。火鏃。火石之類。皆當預備也。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發火必有時。時者天時之燥乾則火易燃。起火必有日。日者月在箕水豹壁水榆翼火蛇軫水蚓。此四宿者風之使也。月行入於此則風起矣。洪範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陰陽家推步纏次則知所宿之日。火計可行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凡火攻之法必因五火有變亂之形則以兵應之。五

火。卽上文火人。火積。火輔。火庫。火隊也。如班超欲攻虜營。會夜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此班超以兵應火也。

火發於內。卽早應之於外。卽一作則

火既發於內。則兵速應於外。內外齊攻。則火不及救。兵不及出。敵易驚亂。故可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聞火初作。卽攻之。若火闌衆定。而攻之無益。故曰早也。

武經直解  
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

火雖發而無喧。冗驚亂之變者。敵人必先知虞備。救火有法。應敵有道。或所焚者不爲害。或火力不甚猛。故未可應之以兵。且宜少待。卒觀火勢之極。有無內變。有變可從。無變則不可從也。蓋以火攻人者。特乘其亂。及取其向明而已。若火熄滅。內外俱暗。管兵倉卒突出。必無獨勝之理。故應火不可不速。而無變火止。亦不可以妄應也。晉羅尚遣人夜襲賊將李特營。特知之。戒嚴以待。及至其營。特堅卧不動。伺其衆半入。發伏擊之。大敗。此羅尚不知兵靜而妄攻也。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若遇敵在荒澤草穢。安營立柵。火可發之於外。不必待作於內。但有便。卽當應時而發。若少遲緩。恐敵先自燒斷。近營草穢。我起火無益也。如李陵征匈奴。戰敗。爲單于追及。大澤。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葭葦。遂絕火勢。黃巾賊張角。圍皇甫嵩於長社。賊依草結營。嵩使銳士開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



之。嵩因鼓譟而奔其陣。賊驚亂敗走是也。○陳皞曰。以時發之。所謂天之燥。月之宿在四星也。火發上風。無攻下風。火發上風。當從上風攻之。無攻於火之下風。風勢逆。焚。烟焰衝我。固不宜攻。亦恐亂兵避火。潰出蹂藉。反爲火所害也。

晝風久。夜風止。

晝風延久。遇夜乃止。數當然也。○張賁曰。久字。古从字之誤。从。卽今之從字也。謂白晝遇風而發火。則當以兵從之。遇夜有風而發火。則止而不從。恐彼有伏兵乘我也。卽上文可從而從。不可從而止之之義。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凡行軍必要知五火之變。推日時晝夜之度數。嚴爲守備。不止用以攻人。亦當防人攻我也。○一說。數。卽五火之數。蓋五火之變。疊爲貞勝。其機不爽時刻。其間不容毫髮。故龍韜云。天文三人。固專爲守此而設者。不然。謾言四宿。不詳五火。祇知其變。未諳其數。毫釐千里。必無幸矣。今說多云。以此攻人。卽以此自守。

此說於文固順。於理亦通。第不知此篇之論。為攻乎。為守乎。此不待辨。可知其非旨也。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

用火助攻。燔灼之威炳然。故曰明。用水助攻。浩蕩之勢莫敵。故曰強。一說言以火攻人者。宜有明敏機變之智。以水攻人者。宜有多兵富粟之強。蓋以上文觀之。火攻。在知天順風。識時達勢而已。而無用於力。故曰。明者能之。水攻。必敵在圍中。而以兵力守之於外。為持久之計。令其自困。非頃刻所能濟事也。况起

堰非兵多不成。堰既成。非兵多不守。不强而能之乎。

如曹操引沂泗以灌呂布。唐太宗堰洛水。上流使淺。誘劉黑闥半渡而擊破之。皆用此術也。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杜牧曰。水可以絕敵糧道。絕敵救援。絕敵奔逸。絕敵衝擊。不可以奪敵之險要積蓄也。張預曰。水止能隔絕敵軍之前後。取一時之勝。然不若火能焚奪敵之蓄積。而使之滅亡也。張預云。水可以絕。火可以擊。謂水可以隔絕人之軍。若韓信決壅囊。水大至。使龍且

軍分而爲二。因奮擊大敗之。火可以焚奪人之物。若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亡是也。但不字爲火字之誤耳。其說與張預義同。○又說敵以水灌我。我可以絕之。如智伯灌趙襄子於晉陽。襄子夜殺守堤吏。決水反灌智伯。敵以火焚我。我可以奪之。如單于縱火焚李陵於大澤。陵先放火燒其葭葦。奪其火勢。兵汰千變萬化。不可執一也。○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夫用水火之助。戰而勝攻而取者。亦士卒之用命也。

若不修舉其有功者而賞之。必有凶咎。命之曰國費留滯。終不能成事也。此言水火之助。雖能破軍敗敵。亦當賞士卒之用命者。○杜牧曰。兵汰有云。賞不踰時。夫踰時且不可。矧不修其功者乎。此非惟衆勞卒罷。不可復用。恐鞅望旣起。偶語旋生。意外之虞。致凶之道。且近在早暮矣。命曰費留者。省當費之財。留莫解之禍也。○又說修戢也。不修止而不及之義。左傳曰。兵猶火。不戢將自焚也。費費財。留留衆。言戰旣勝。攻旣取。則當自戢其功。不然者。凶之道也。其名爲費。

耗淹留。國患之所由起。故下文曰。明哲之君。賢良之將。必憂慮修戢。不肯爲窮兵黷武之事也。蓋水火之攻。爲害甚烈。出於萬不得已。而後用之。一用之後。豈可復言兵乎。是誠有殃禍之及也。若徒知勝人之術。而不知天道之戒。尤非君將之道矣。故周瑜赤壁之戰。輕人死力。復爭城以逞。其輿尸之凶。有以夫。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故曰明哲之主。當謀慮戰攻之事。慮之者。審力量之強弱。權得失之輕重。惟恐一時輕舉之故。貽他日噬劑之悔也。良能之將。當修舉克捷之功。修之者。計攻守之道。恣行士卒之道。恣。惟恐水火之失用。則玉石俱焚。殃魚貽慘之害也。

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此以下。因費留之禍。而致戒於用兵之端也。言明主良將。非我之所利。不可輕易舉動。非得彼之勝。不可輕易用兵。非至危之勢。不可輕易與戰。言不得已而後用也。兵既不可輕易而用。况水與火乎。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

正經正解 卷之三  
人主不可因怒而興三軍之師。將帥不可乘慍而致戰爭之事。因怒興師，非爲民也。故亡如息侯與鄭伯有違言，因而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是也。以慍致戰，非爲國也。故敗若姚襄怒符黃眉，乃壓壘而陣。爲黃眉所敗是也。怒盛於慍，故以主言。慍小於怒，故以將言。主可以言興師，將止可以言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合於利而後動，不合於利則當止。言不可因怒而用兵也。尉繚子曰：兵起非可忿也。見勝則興，不勝則止。

即此義也。

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主怒可以復喜，喜見於色者也。將慍可以復悅，悅得於心者也。主因怒而興師，則國必亡。國已亡，安得復存乎？將因慍而致戰，則兵必死。兵已死，安得復生乎？兵猶如此，况用水火而殺人者乎？此孫子所以於火攻篇拳拳而致戒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故曰明哲之主慎於用兵此安國之道也良能之將戒於輕戰此全軍之道也○按水火之用古人之出於不得已焉其三代之前聖帝明王安肯用此以漂流焚蕩使生民糜爛靡有孑遺哉論者謂火攻為孫子之下策然自戰國以來詭詐相尚而用之者多矣陸遜火其營黃蓋火其舟江適以雞數百連以長繩繫火於足以燒荒衆田單以牛數千披五彩龍文束於角繫火於尾以焚騎劫後周時段韶火弩攻破栢谷後漢時皇甫嵩縱火攻破黃巾此皆以火而取

勝者也韓信決壅囊以斬龍且曹公引沂泗以灌呂布陳將章昭達因暴雨水漲大放木筏衝突陳寶應柵而得以成功唐太宗堰洛水上流使淺誘劉黑闥半渡而遂以破滅此皆因水而取勝者也但水火之害酷烈慘毒賢將之所深慎也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以此言之火攻但示人不可不知非專示此以為勝也

扁終

九

卷之三

火攻

六

用間第十三

間。罅隙也。令人乘敵罅隙而入。以探知其情也。  
 左傳謂之謀。今謂之細作。又曰游偵。自古用兵  
 皆有之。不用則無以得敵人之情。不得其情。則  
 無以為措勝之計。然用之實難。蓋其人之忠邪  
 難辨也。才之可用難得也。言之虛實難察也。事  
 之有無難信也。故用間為下策。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  
 費千金。內外搔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凡興師一十萬衆。出征千里之遠。百姓之所費用。公家之所供給。計一日。該費千金之重。內與外。皆搔動不安。轉輸者。疲怠於道路。一十萬衆出征。故不得操一執耕作之事者。計七十萬家。古者八家同井。一夫出一征。凡車乘牛馬。芻糧之類。皆七家所給。故十萬出征。七十萬家不得休息也。以爵祿八之。而不知其情。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此言用兵之費。如是之多。百姓如是之苦。與敵相持數年。蓋欲以爭取一日之勝也。若愛惜名爵俸祿百金之貴。不以與間使。不能知敵情之虛實者。不仁之甚者也。將貴知敵。不知乎敵。豈是三軍之將也。將所以佐主而剋敵者。不知乎敵。豈是人君之佐也。將貴制勝。不知乎敵。又豈是取勝之主也。重言以深警之也。若漢高以金數萬斤與陳平。縱爲反間。不問其出入。陳平卒去范增而項羽。此高祖用間。不吝於財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故明哲之君。賢德之將。所以舉動而能勝人。成就功業。超然出於群眾者。以其先知敵人之情也。○梅堯臣曰。主不妄動。動必勝人。將不苟功。功必出眾。所以者何也。在預知敵情也。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而知敵之情者也。○梅堯臣曰。人之情。不可取於鬼神。但鬼神無形無聲。焉可禱祀。卜筮而求取與。但時異勢殊。焉可擬象於事之相類者。而比求與。但術數訛舛。焉可推驗於度數。而能

知之與。必取乎能知敵情之人。用之以為間。乃可以先知也。蓋言此兩節。以引起下文用間之端也。○梅堯臣曰。鬼神之情。可以卜筮知。形氣之物。可以象類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數驗。惟敵之情。必由間者而後知也。

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此五間之目也。舊本因間作鄉間。今從之下同。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五間錯綜以用之。參伍以驗之。而他人莫測其理。莫

通其情。是謂神妙之綱紀。人君之重寶也。神紀言如鬼神紀事。至幽至靈而不爽之謂也。如秦伐魏。魏使信陵君擊敗之。秦使人以萬金行間。魏王信之。而信陵君謝病。王剪代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信之。而牧見殺。秦伐趙。攻上黨。廉頗軍長平。堅壁不出。應侯使人行千金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爲將。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果以趙括代頗。而頗奔魏。燕昭王使樂毅伐齊。下七十餘城。獨莒卽墨未下。田單縱反。間曰。毅與新燕王有隙。畏誅。欲聯兵齊王。惠王果使騎劫代毅。而毅奔趙。陳平縱反。間言鍾離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項羽果疑昧等。是皆神紀於間者也。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鄉間者。因敵之鄉人。厚撫而用之。如韋孝寬以金帛啗齊人。而齊人遙通書疏。時有主帥許盆。孝寬托守一城。益以城降齊。孝寬怒。遣謀取之。俄卽斬首而還。岑彭擊秦豐。豐與其將拒彭於鄧。數日不得進。彭夜勒兵甲。令明日當擊西都。乃縱所獲虜。令得逃出。歸

以告豐。豐卽悉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別營。大破之。是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內間者。因敵之官人。潛通問遺。厚賜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相和同也。敵之官人。謂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已之材能者。有翻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此等皆要潛使人結之。如越王之賂伯嚭。

吳王之納伍子胥。楚王之納伯川犁。晉侯之納苗賁。皇。秦人之納隨士會者。皆是也。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反間者。因其敵人之來間我者。佯爲不知。示以僞情。而縱之。彼歸。以所見告其將。則反爲我之間也。或厚賄以誘之。亦可爲我用也。如陳平佯驚楚使。而離間范增。趙奢善食秦間。而歸告其將。李愬陰厚淮西之使。謀反以情告。盡知其虛實。若丁公之於漢高。李伯護之於符堅。皆是也。

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

死間者。佯為虛詐之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泄於

敵人之間。蓋明言使之以欺誑敵人。則士無敢往者。

故惟為欺誑之事於外。併吾間聞之。吾間至敵。敵帥

必脅之以死。或賂之以財。或拘囚不得歸。不得已。必

以來時所聞所見之事告之。敵帥為間者所賣。間者

為我所賣。敵敗而間者死矣。如酈生見烹於齊王。及

趙宋時。曹太尉使僧吞蠟丸入西夏。而其謀臣亦行

見殺是也。

者。反報也。

生間者。使使通於彼。而反報於我者也。擇多能之人

外愚而中明。使自通於親信之臣。因窺視乎敵國之

事。則彼之動靜虛實。畢達於我矣。如婁敬之覬匈奴。

秦使之入晉軍是也。

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

舊本莫字上。又有一親字。言三軍之事。所當親信者。

更莫有親信於間使者。不親。不得其心。謂之曰間。則

呼吸相通。腹心相倚。即家人父子之情。奚過焉。○梅

堯臣曰。入幄受詞。最爲親近。○王皙曰。以腹心親結之。○杜佑曰。若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爲敵用。洩我情實。

賞莫厚於間。

優其眷屬。崇其爵秩。或畀以金縢。無使稽其出入。賞不厚。不得其命。○王皙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

事莫密於間。

自始遣。以至報命。若少露一毫痕迹。則未免失策。亡身反爲已害。○杜牧曰。出口入耳也。○張預曰。惟將

與間得聞其事。非密歟。

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非聖智之才。不能用間使。聖者無所不通。智者深思遠慮。然後能以事權間敵也。非仁義之德。不能任使間使。仁主恩。恩以結間使之心。義主斷。斷以決自己之惑。彼此不疑。然後可使出入於萬死之地。而探知其情也。非淵微精者。不能得間使之實。蓋間亦有貪敵財貨。不得彼之實情。但將虛詞赴我者。如秦間

入趙軍。不得趙奢之實。楚使入漢軍。不得陳平之實。是也。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又言微妙哉。微妙哉。無所不用其間也。重言微哉微哉者。嘆其微之又微妙之。又妙也。夫將與間。不可相疑。將疑間。有覆舟之禍。間疑將。有害已之計。故秦使張儀相魏。數年不疑。反遣人陰厚之。漢使陳平用金數萬。離楚君臣。不問其出入。皆得其用間之妙也。○一說。用間之道。幽深玄妙。難可名言。苟善其用。則食

息起居。何殊對壘。聲音笑貌。咸可藏機。焉在非用間之地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下開一作聞

一聞敵之事。謀始定而未發。或有先聞者。聞者與告者。俱坐以死。殺間者。惡其泄。殺告者。滅其口也。如秦以白起為將。令軍中曰。有泄武安君者。斬。此是已發其事。尚不欲泄。况未發乎。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

凡欲擊人之軍。或欲攻人之城。或欲兵刃相殺。必先  
審知敵所用之人。賢愚巧拙。則量材以應之。而吾間  
可行。守將者。典守其事之將。左右者。左右任使之人。  
卽腹心謀主也。謁者。典賓客之官。門者。主閤鑰之吏。  
舍人。給使令之官。知其姓名。則間易入。若宋被楚圍。  
華元夜入楚軍。登子反之牀。結盟退軍。秦符丕寇襄  
陽。李伯護爲內應。襄陽遂陷是也。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  
得而使也。

言敵中之事。皆必求知。於吾間誠有未盡。必搜索敵  
人之間使來間我者。誘之以厚利。引之使止舍淹留。  
旣久。論事必多。我因得以察敵人之情。故反間可得  
爲我使也。或曰。引導吾之僞事。而縱遣之。太使爲我  
反間。如趙奢善食。遣秦間是也。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  
敵間以利導之。尚可使爲我反間。因此而知彼國之  
鄉人官人。以厚利賂之。亦可得使也。此言使間非利  
不可。故上文云相守數年。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

金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下文皆同。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反間。知彼之情。則所為欺誑之事。能切中敵之。因是而信之。理使之告敵。而計無不行也。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

言因是反間。則虛實易知。口舌有措。能悉敵之情。故生間可使往來如期也。如期以期而取息回報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結上文之意。言五間之事。固皆人主所當知。然鄉內死生四間。皆因反間而用。故反間比於四者。尤所當知。尤所當厚也。大抵遣間以問人。不若因人之間以爲間。何則。上智之人常少。不才之人常多。慷慨之事常難。苟免之事常易。間者至敵。有良金美女在其前後。有刀鋸鼎鑊在其左右。畏死貪財。二心交并。則將吐盡隱諱。以告人者有之。縱有過人口才。不至降伏。日受敵人巧詞。鈎致言語既多。不無隙露形跡。是則以之間人。而反以之報人也。用間所以爲難。惟在於



此孫子深知其患。故示人反間之為重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

殷者。湯有天下之號。伊摯。即伊尹也。夏。謂夏王桀也。周者。武王有天下之號。呂牙。太公也。商。謂商王紂也。昔者殷之初興也。人皆知南巢之放暴主而已。然不知伊尹五就於桀。五就於湯。伊之為間也。周之初興也。人皆知牧野之誅獨夫而已。然不知呂牙之在商也。始獻女貨。繼修陰謀。呂之為間也。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

軍之所恃而動也。

故明哲之君。賢德之將。能以上智之士。為間於敵者。必成大功。此用間一節。原為兵之要着。三軍之所以倚恃而動也。用師在知敵情。故間為兵之要。未知敵情。則軍不可動。故間為三軍所恃而動者也。○杜牧曰。古人用間。其妙非一。有間其軍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隣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故問道有五焉。然間能成功。亦有憑間而傾敗者。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鄭友賢曰。古人立大

事就大業。未嘗不守於正。正不獲意。未嘗不假權以濟道。夫事至於用權。則何所不爲哉。但處之有道。而卒歸於正。則權無害於聖人之德也。在兵家名曰間。在聖人謂之權。湯不得伊。不能悉夏王之惡。伊不在夏。不能就湯之美。武不得呂。不能審商王之罪。呂不在商。不能成武王之德。非此二人者。不能立順天應人。吊民伐罪之仁義。則非爲間於夏商。而何惟其處之有道。而終歸於正。故名曰權。兵家之間。流而不返。不能合道。乃入于詭詐之地。故名曰間。所謂以上智

成大功者。伊呂之權也。愚謂孫子首以始計。而終以用間。蓋計者。將以校彼我之情。而間者。又欲探彼之情也。計定於我。間用於彼。計料其顯而易見者。間察其隱而難知者。計所以定勝負於其始。間所以取勝於其終。計易定而間難用。故曰非聖智莫能用間。非仁義莫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皆難之之意也。孫子於篇終言之。其有旨哉。

孫子卷之三終

通鑑直解 卷之三

通鑑直解 卷之三

通鑑直解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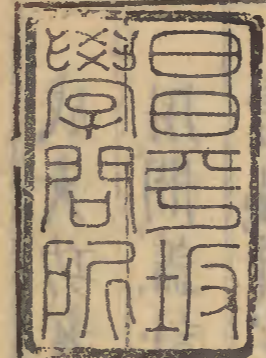
通鑑直解 卷之三

通鑑直解 卷之三

通鑑直解 卷之三

通鑑直解 卷之三

通鑑直解 卷之三



[The lef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is mostly blank, showing signs of age, including a diagonal crease and some staining.]

